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輿地考 邊關上

皇明

遼東鎮按遼東全鎮延袤千有餘里北拒諸胡南扼朝鮮
東控福餘真番之境實爲 神京左臂自大寧失險山
海以東橫入虜地寧前高平諸處一綫之塗聲援易阻
識者有隱憂焉南通溟渤倭警雖稀而金復蓋三衛僻
在海壖號稱沃壤三岔河凍虜數垂涎故河東惟冬防
喫緊也近奉 詔旨 嚴寒總帥移駐海州似亦得
策惟河西零竊剽掠 時䟽通來往將領尚矣濬路河

增臺園防禦之畧茲其可已乎大段遼地丁寡招梁孔
艱而又徵調頻仍士馬日耗欲其利爪牙以衛腹心不
可不為之所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

官一員 戶部管糧郎中一員 俱駐劄廣寧城 分守叅議一

員 駐劄遼陽城 分巡僉事一員 駐劄廣寧城 兵備四員 一駐寧遠

城一駐開原城 一駐蓋州城 一駐西平堡 一極衝地方 遼陽城副總

兵一員都司三員 開原城叅將備禦馬市官各一員

義州城叅將備禦各一員 寧遠城叅將一員 廣

寧城遊擊備禦 坐管中軍 各一員 瀋陽城遊擊備禦各一

員 鎮武堡遊擊一員 中後所遊擊一員 清河堡

守備一員 鎮靜堡守備一員 錦州城守備一員

懿路城備禦一員 長安堡備禦一員 長勇堡備禦

一員 西平堡備禦一員 塔山所備禦一員 前屯

城備禦一員 汎河城備禦一員 一次衝地方 海

州城叅將備禦各一員 險山城叅將一員 靉陽城

守備一員 中國城備禦一員 鐵嶺城備禦一員

撫順城備禦一員 蒲河城備禦一員 江沿臺備禦

一員 右屯城備禦一員 一又次衝地方 金州城

守備一員

薊鎮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闊國初號稱腹裏頃

薊鎮按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袤遼闊國初號稱腹裏頃

緣大寧內徙宜遼隔絕沿邊千里與虜為鄰雖有屬夷
駐牧甘心附虜每犯內地輒為嚮導頻年撫賞勞費不
貲甚至肆為要挾悖逆極矣該鎮素鮮邊警自古北之
潰烽火始達甘泉嗣是若太平若墻嶺若羅漢洞相繼
失守虜竟得志而去未一懲創當軸者是豈可不深長
思哉所幸層巒疊嶂天險為固斬崖湮谷其說不可易
已第將領脩守素習彌縫監司閱歷憚于涉降重圍絕
塞乃至與虜共之殊可太息桑土綢繆棟焚在念茲非
其時耶此中積弊未易枚舉撮其甚者主兵耗于役占
客兵疲于往來民兵弱于偷媮班兵狃于故習根極要
領選練先焉然又以議論繁多莫可措手嗚呼不痛除

弊而欲薊鎮之安不可得已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侍郎一員駐薊密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一員駐薊密

城鎮守總兵官二員駐三屯營 駐昌平州 戶部管糧郎中

主事共四員駐永平城 駐密雲城 駐薊州城 駐昌平州 兵部主事

一員駐薊密 兵備四員駐薊州城 駐密雲城 駐永平城 駐昌平城

一極衝地方 古北口副總兵提調各一員 石門

寨叅將一員 臺頭營叅將一員 燕河營叅將一員

太平寨叅將一員 馬蘭谷叅將一員 墻子嶺叅

將一員 石塘領叅將提調各一員 居庸關叅將一

員 渤海所參將提調各一員 橫嶺城參將一員

松棚堡遊擊一員 駐龍井 兒關 曹家寨遊擊提調各一員

大水谷遊擊一員 鎮邊城遊擊守備各一員 山

海關守備一員 大喜峯口守備一員 黃花鎮守備

領班官各一員 天壽山守備一員 駐嶺 八達嶺守

備一員 石峽谷守備一員 白羊口守備一員 一

片石提調一員 大毛山提調一員 義院口提調一

員 界嶺口提調一員 青山口提調一員 桃林口

提調一員 冷口提調一員 擦崖子提調一員 榆

木嶺提調一員 董家口提調一員 龍井兒關提調

一員 駐潘家口 洪山口提調一員 羅文谷提調一員

大安口提調一員 寬佃谷提調一員 黃崖口提調

一員 將軍石提調一員 鎮虜營提調一員 潮河

川提調一員 白馬關提調一員 長峪城提調一員

德勝口把總一員 一次衝地方 密雲城參將遊

擊守備各一員 領班都司三員 板武營參將一員

建昌營遊擊一員 石匣營遊擊一員 遵化城遊擊

二員 守備一員 三屯營 坐營中軍 守備各一員 昌平州

遊擊 坐營中軍 各一員 鞏華城遊擊一員 永平城守備

一員 薊州城守備一員 懷柔縣守備一員 一又

次衝地方 通州參將一員 三河城守備一員

宣府鎮按宣府自東徂西邊長一千餘里雄據上谷藩屏

陵京譬則身之肩背室之門戶也肩背實則腹心安
門戶嚴則堂奧固其關涉豈細細哉在昔經畧諸臣咸
謂彼中山川紛糾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處號稱
易守自今觀之乃亦有不盡然者虜越永寧則南山之
迫切可畏龍門失守則金馬之戒備當先考之往事若
撞道橫嶺之驅疾如風雨浮圖紫荊之潰禍及郊圻耳
目睹記歷歷可鑒是豈可以易守言哉近駐督府于懷
來設專官于本路防護南山可謂至矣第其間猶有一
二可慮者礮砲等處界在兩鎮蘄宜稍有推諉脩設未
免單薄今虜且掠車夷去矣山後險易此輩蓋稔知之
長慮却顧茲其可緩乎該鎮本色素稱匱胸設遇連儉

或由居庸取道或自桑軋通運皆事勢之不可已者然
陸運蓋嘗行之舟運則自蘆溝以達彼中未有能詳其
說者其可不為之講求乎若夫重北路之哨探扼南渡
之要津虜東犯已得其形虜深入先據其勝此又不獨
宣鎮之利尤蘄之所必不可無者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巡撫宣府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官一員

戶部管糧郎中一員 俱駐劄宣府鎮城 兵備一員 駐劄懷來城

分守參議一員 分巡副使一員 俱駐劄宣府鎮城 一極

衝地方 南山柳溝管城參將一員 獨石城參將守

備各一員 萬全右衛城參將守備各一員 柴溝堡

參將守備各一員 四海冶堡守備一員 馬營堡守
備一員 雲州堡守備一員 龍門所守備一員 滴
水崖堡守備一員 新河口堡守備一員 新開口
堡守備一員 膳房堡守備一員 張家口堡守備一
員 洗馬林堡守備一員 西陽河堡守備一員
次衝地方 宣府鎮城副總兵官一員 遊擊三員 都司
三員 備禦二員 永寧城參將守備各一員 葛峪堡
參將守備各一員 龍門城守備一員 長安嶺守備
一員 萬全左衛城守備一員 懷安城守備一員
一 又次衝地方 順聖川西城參將守備各一員 延
慶州城守備一員 懷來城守備一員 岔道城守備

一員 保安新城守備一員 保安舊城守備一員
順聖川東城守備一員 深井堡守備一員 蔚州城
守備一員 廣昌城守備一員

大同鎮按大同古雲中地也西起丫角東止陽和邊長六
百四十餘里東北與諸和連袂西接套虜在九邊中稱
絕塞焉 國家于諸邊率建敦列戍界限夷虜獨于該
鎮設爲大邊二邊聯絡不已得無意哉閱歲既久傾圮
寢多虜騎跳梁已難控禦乃又以衝險故棄而不守雲
中之重險盡失君子有遺恨焉彼中雖苦虜患幸無異
圖自茲民丘富輩授以攻城之術于是雲中四境邊堡
蕭然無復有存焉者極而至于石州之禍漸豈可長乎

大邊之外即為豐州地多饒沃先年虜雖駐牧每遇草盡則管帳遠移乃今築城架屋東西相望咸稱板升其所羣聚者無非驅掠之民與夫亡命之輩也虎噬狼貪隱憂竊伏謀國者是豈可無善後之策哉該鎮之兵養歲久驕悍日滋稍不適意輒相詬噪甚至交通無忌與虜為市者不能禦暴而反以為暴將焉用之近年議廣招徠議申軍令似亦得制禦之畧然必故態潛消大邊漸復庶可無意外之患第狂瀾既潰障蔽為難積習相循轉移豈易非得壯猷之帥恐未足以語此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侍郎一員駐劄陽和城

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

官一員 戶部管糧郎中一員俱駐劄大同鎮城 兵備四員

一駐陽和城 一駐大同鎮城 一駐朔州城 一駐大同左衛城 一極衝地方 平

虜城叅將守備各一員 威遠城叅將守備各一員

大同右衛城叅將守備各一員 助馬堡叅將守備各

一員 新平堡叅將守備各一員 得勝堡叅將一員

大同鎮城遊擊三員都司三員領班備禦二員坐營中軍

一員 天城城遊擊守備各一員 平遠堡守備一員

保平堡守備一員 鎮羗堡守備一員 弘賜堡守

備一員 破虜堡守備一員 滅虜堡守備一員 威

虜堡守備一員 寧虜堡守備一員 殺胡堡守備一

員 雲石堡守備一員 威平堡守備一員 威胡堡
守備一員 井坪城守備一員 鎮川堡守備一員
乃河堡守備一員 迎恩堡守備一員 高山城守備
一員 一次極衝地方 大同左衛城副總兵守備各
一員 陽和城叅將守備軍門標下叅將遊擊各一員
朔州城守備一員 永嘉堡守備一員 靖虜堡守
備一員 鎮邊堡守備一員 鎮虜堡守備一員 鎮
河堡守備一員 牛心堡守備一員 一稍緩地方
靈兵城叅將守備各一員 馬邑城守備一員 應州
城守備一員 懷仁城守備一員 廣靈城守備一員
渾源城守備一員

西鎮按山西自丫角墩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餘里
外藉大同以爲藩籬內恃三關以爲捍蔽該鎮邊患似
非所憂也自嘉靖壬寅歲虜寇太原邊禍寔自此始嗣
是率數歲一入蹂躪之慘雖嘗聞之而城邑固無恙也
丁卯歲虜始陷石州受禍之烈前此未有何昔所稱爲
藩籬爲捍蔽者皆不足恃若此哉該鎮在諸邊稍稱腹
裏每歲列戍多用民兵素不見虜驟聞虜至咸相顧失
色一隅不支諸軍瓦解孰能整師迎敵以抗方張之虜
乎雖有大同爲之藩屏虜自威遠平虜而下卽抵葭麥
川奔利民堡或由平刑窺鴈門一入內地勢若河決于
此而欲角戰以求勝顧不難哉夫將必領兵三千方成

營伍該鎮之兵素怯懦不可用而各將所領多不滿二千又騎步相兼非合數勞不可追逐其合而當之虜已飽所欲矣知水泉一帶皆所必窺之地而河曲保德又切鄰套虜嚴冬永結呼吸可度軍士鑿冰之苦至墮指裂膚尤為他鎮所無者烏可謂三晉為內地哉邇來寧武叛卒如劉如沈皆用事虜中嗚張萬毒謀逆未已實為心膂之患圖事決策可不為之慮哉大抵山西諸路西路為急中東稍緩練土兵繕城堡明烽堠嚴哨探是為防守至計若乃拒陽方之口塞府川之衝此又守要害之切務不可不講而圖之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山西 鎮守總

兵官一員駐劄寧武關 戶部管糧主事一員駐劄代州 兵備

三員駐劄偏頭關 一極衝地方 一老營堡

副總兵遊擊守備各一員 北樓口叅將守備各一員

河曲縣叅將一員 利民堡叅將守備各一員 廣

武站守備一員 偏頭關叅將守備各一員 寧武關

坐營中軍 守備各一員 神池堡守備一員 八角堡守備

一員 水泉營守備一員 岢嵐州守備一員 盤道

梁堡操守一員 一次衝地方 山西叅將一員都司

三員 代州叅將一員 汾州叅將一員 平刑關守

備一員

延綏鎮按延綏東起黃浦川西止定邊管邊長地遠為套
 虜充斥之地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
 迤西直至石澗乾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雖有二邊傾
 圯已甚不足為據虜不來則已來則必入矧長驅無忌
 關以內尤為可憂該鎮所係顧不重哉考之先朝經畧
 西事諸臣如余子俊楊一清王瓊輩皆訐畫鴻猷膾炙
 人口至究其所建置則脩築先焉蓋設險衛民實保塞
 至計也邇年督撫先後相繼率主脩設以故終歲之內
 東西諸路報完頗多第天下事非一人一手所能就緒
 因其所有增其所無以共圖千百年永賴之利非同心
 體國者不可也然竊有說焉此中軍士驍悍善戰素稱
 忠勇自庚戌以後更番入衛疲于奔命無復故態而又
 以地多沙漠種植為難芻糧不克曾不宿飽萬一虜駐
 魚河糧道險遠鎮城坐困憂先機事其可不為之經理
 哉議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
 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為甚便近雖題行而建置倉庾
 改徵本色未聞議及皆今日之所宜汲汲者若夫議復
 河套之舊以守東勝之城審時度勢殊難為力是又未
 可以易言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巡撫延綏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官

一員 俱駐劄榆 兵備二員 一駐靖邊營 一駐定邊營 一極衝地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方 孤山堡副總兵一員 定邊營副總兵一員 神木堡參將一員 鎮靖堡參將一員 舊安邊營參將一員 清平堡遊擊一員 榆林鎮城中營一員 遊擊五員 清水營守備一員 高家堡守備一員 保寧堡守備一員 寧塞營守備一員

寧夏鎮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也東起鹽場西盡中衛東南距河為險北倚賀蘭為固在昔稱四塞焉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擾我邊嚴寒之時則踏冰卒入乘我不備甚至取道賀蘭山後往來莊涼恬無忌憚今之寧夏是豈可以往昔例論哉說者謂復舊墩明烽堠嚴長城之守備與靈之衝此固切

要之論也然不分番監哨則各水頭地方虜之有無亦何自而知之哉哨探真確然後量勢大小潛出銳兵攻其必救此亦守邊捷法何者邊長兵寡聚散異形有警號召卒難齊一不若乘便搗剿使虜賊疑畏不敢近邊駐牧庶幾亦長策也此外則濬舊渠通水利固可以復屯田亦可以阻虜騎云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巡撫寧夏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官

一員 俱駐劄寧夏鎮城 戶部管糧郎中一員 駐劄花馬池營 兵備

一員 駐劄寧夏鎮城 一極衝地方 寧夏衛城副總兵一員

遊擊二員都司五員 平虜城參將一員 寧夏中衛

叅將一員花馬池營叅將一員 興武營協同一員

廣武營協同一員 玉泉營守備一員 駐邵網 一次衝

地方 靈州城叅將一員

固原鎮按固原向在先朝號稱腹裏每值冰結所守者僅靖虜一面耳邇年賓兔諸酋乘秋分住大小松山往來沿河乘虛浮犯又或踏冰謀掠安會蘭靖諸堡西海之賊出沒無時已屬可慮而生番諸部又時肆剽掠擾我耕牧劫我行旅蓋番漢雜處良有隱憂援今稽昔豈不真霄壤哉大段狂虜謀犯雖涉多岐而制禦機宜惟先要害定邊花馬興靈其藩籬也石溝鹽池甯州萌城山城其門戶也固原黑水鎮戎西安海刺其庭除也安會

隆德平涼其堂室也墩堡遊兵當併力防禦以壯藩籬正兵主兵當駐守要會以嚴門戶撫鎮等官當振揚威武以靖庭除縣令等官當團練土兵以安堂室小至則戰但不可輕進大至則守姑勿與爭鋒俟其擁衆深入或據險以阨其衝或張疑以分其銳虜進無所逞野無所掠勢必西遁然後乘其已奪之氣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安有善歸之理乎如是而又清影射之丁實逃亡之伍懇萊蕪之地補新募之軍添沿河之堡凡西鳳臨鞏之卒多方訓練以作其赴敵之勇形聲氣勢亦足遠懾防守之策諒不出此者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總陝西三邊軍務侍郎一員駐劄固原鎮城 巡撫陝西地方

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駐劄陝西省城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

固原鎮城 兵備五員一駐劄固原鎮城 一駐慶陽府 一駐岷州 一駐漢中

府 一極衝地方 蘭州叅將一員 河州叅將一員

固原鎮城遊擊二員 靖虜衛遊擊守備各一員 西

安千戶所遊擊一員 紅德城遊擊一員 下馬關守

備一員 環縣千戶所守備一員 一次衝地方 洮

州叅將一員 岷州守備一員 階州千戶所守備一

員 西固城千戶所守備一員 文縣千戶所守備一

員 又次衝地方 陝西叅將一員 漢中府守備

一員

甘肅鎮按甘肅古河西四郡也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蔽

胡虜實為西郵孤懸絕塞 國初設哈密以為捍衛蓋

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意自土魯番屢肆劫奪陝巴失

守其部落皆散置關外捍衛遂失嗣是亦不刺徙居西

海吞併番族番漸不逞隴右之間遂無寧宇甘肅邊患

自此日甚一日矣該鎮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其不可

設險之處亦多守之之法惟于秋冬之候行令莊浪並

魯民土兵以防礮伯西寧遊兵庭吉浪以防岔口鎮羗

涼州副將合永昌之兵相為犄角以外助鎮番內防涼

永肅州叅將并鎮夷高臺諸處嚴謹堡寨以防攻擊而

又略倣克國困羗夷之法開墾屯田以實塞下行之數

年增建城垣脩飭器具招募軍兵買補戰馬皆無不可
 此前人已試之猷非敢為臆說也聞彼中所急無如井
 泉居常度地勢察泉脉隨便開鑿使四境之內棋布而
 星列之是亦備緩急之一策乎大抵甘肅控禦番夷其
 機在我若禁茶却貢番人自當乞哀請命不暇是
 故該鎮之憂南不在番北不在虜所當亟圖而遠慮者
 莫西海諸賊若也

本鎮地方文武官員數目

巡撫甘肅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一員 鎮守總兵官
 一員 俱駐劄甘川鎮城 戶部管糧郎中一員 駐劄蘭州城 兵備
 三員 一駐西寧衛 一駐莊浪衛 一駐肅州衛 一極衝地方 高臺所

左副總兵一員 涼州衛右副總兵一員 肅州衛參
 將一員 莊浪衛參將協守各一員 鎮番衛參將一
 員 永昌衛遊擊守備各一員 黑松驛遊擊一員
 甘州衛 坐營中軍 一員 都司三員 紅城子堡守備一員
 鎮羌堡守備一員 平川堡守備一員 山丹衛守備
 一員 洪水堡守備一員 打班站領班備禦一員
 石碓口堡領班備禦一員 古浪千戶所操守一員
 鎮夷千戶所操守一員 嘉峪關守備一員 一次衝
 地方 西寧衛參將一員 碾伯右所操守一員 已
 煖三川堡操守一員

河套

河套在戰國時爲上郡後匈奴並有之自秦蒙恬逐匈奴而有其地所謂河南地者此也漢武用主父偃策乃立朔方郡因河爲固若夏赫連勃李繼遷皆雄據北方至宋元昊遂稱夏帝據河南之九州卽今套中也宋史云地饒五谷尤宜稻麥自昔然也今菽園雜記亦云近時關陝大饑流民如其中求活者甚衆每踰年纔復業是土之肥饒可耕桑古今一致也按河套周迴六七千里三面阻河惟南近陝西之榆林堡橫亘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鎮幾二千里從榆林邊城抵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唐韓國公張仁愿爲朔方大總管渡河于套北築三受降城以守元立東勝州在受降

城之東我太祖遣大將徐達等驅虜出絕塞洪武甲寅秋李文忠畧豐州大獲虜亦遁甲戌春三月城東勝成祖卽位又親征虜當是時虜竄伏荒域黃河之外一帶蕭然延綏稱無事矣宣德乙卯秋北虜阿台朶兒只伯擁衆寇甘涼朝廷擢監察御史羅亨信爲右僉都御史往平涼莊浪等處練兵又擢浙江按察司副使陳鑑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理寧夏延綏等處邊務是時防禦猶整虜殘傷未復不敢涉河且受降城一帶亦不敢顧時河套猶爲我險久之邊將稍怠

正統以後失其險

正統丁巳春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

見莊浪永昌山丹等衛守兵單弱烽堠廢行伍無律嘆

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明日坐轅門大會諸將卒詢曰先年大軍遇虜于漁海而先退者誰歟衆對都指揮安敬卽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今後遇敵畏縮者視此驥在鎮簡戍兵謹斥埃嚴部伍勤訓習利器械軍容肅然旣而虜酋已脫字羅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虜引退尋遣知院阿魯等來納款驥尋還京 是年九月北虜犯甘肅仍勅驥往禦之時勲衛陳儀言于上請于寧夏甘肅簡精銳俟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利也從之戊午春王驥等兵次甘肅申飭覓令於是將士咸思奮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俄

而虜酋阿台朶兒只伯入寇驥選精兵三千以都督蔣貴將之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奮勵以往驥又遣趙安領兵由東涼州逾白雅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驥親統馬步軍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等出鎮夷關與貴約至狼心山舉火爲應遂行貴遇虜于石城兒泉破走之進襲阿台朶兒只伯巢穴遂會任禮等兵夾攻虜於梧桐林擒其驍賊都丹等三千餘人復追至野狐心青華山轉戰二千餘里俘獲二千餘口及馬駝畜產阿台等以數十騎遁去尋走死河套以寧然間亦渡河來犯繼而守將都督王楨始請榆林城堡往北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

登臺虜窺境卽舉烟示警往南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
種田界石多于硬土山溝立焉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
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及景
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戊寅冬虜酋孛來寇延
綏神木縣等處守將彰武伯楊信都督僉事張鎮禦虜
于柴溝多斬獲虜尋寇安邊管鎮分道拒之連戰于野
馬澗等處遂俘其將鬼里赤他物倍柴溝鎮以功進都
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然自是
孛來毛里孩阿羅出阿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
涼西侵宜大北境無寧歲矣天順辛巳冬虜酋阿羅出

渡河寇延綏始知我東偏頭西寧夏皆守惟延慶可馳
突遂入屯其中卽今吉囊子住牧也自是虜得伺機便
不時出沒大爲邊患成化乙酉秋虜寇延綏時巡撫都
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
之虜敗去時虜已潛伏河套爲西邊患輔臣有建言興
師十萬以彰武伯楊信爲總制搜勦之七年辛卯以信
巡邊 是年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
師十萬則饋餉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不拒去者勿追
不易之法也從之遂止與信二萬人巡邊於是搜套之
議遂寢已而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時
虜住套言人人殊有言增兵守禦者有言大舉搜虜驅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往度
方畧回奏謂河套沙深水淺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
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
遠圖且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
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 制曰可弘治改
元左都御史馬文昇上疏云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
撫延綏都御史黃紱差舍人房正奏事到京前來本院
投文臣當臺詢問地方事情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
近邊牆居住且逐射獵通事回話答說並不作賊搶掠
到則就要來進貢臣切惟胡虜爲患自古而然勢盛則
搶掠勢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

在於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越逐水草時或出沒
此虜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
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
虜酋阿樂出亂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命將
出師往往征勦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由偏頭
經大同赴京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
剗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
年軍勞于征戰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讎殺邊方
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募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
敗所不忍言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
化遠貢闕庭今此虜俱于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

要進貢臣切思河套之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繁多北有黃河南近我邊河水開後彼藉黃河之險而不虞零賊之偷其馬疋又得時常出沒以掠我之生畜欲居河套之心無時少忘邇年未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野草燒燎已盡馬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中十數年餘久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搶掠意在緩我之兵春初卽來進貢必須似往年從榆林由偏頭關經大同而來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窮之患彼旣進貢餘衆居于套中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膘已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水已開倘此虜背我國恩入寇剽掠陝西邊患何時

得已况今各處府庫未見克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賴之何人及甘涼一帶見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勅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旣要進貢早爲出套還從大同赴京朝廷自有重賞若又以由榆林進貢爲詞緩我之兵必大張兵勢必別有奇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地方 弘治庚申春虜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戶部左侍郎許進兼都御史統兵禦之銳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進亦致仕辛酉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地震因言陝西西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

套密邇卽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火篩者
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
正月朔日地震未已而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未幾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
印總諸路兵右都御史史琳督軍務赴榆林禦虜暉等
覘虜酋所在潛師襲破之遂擣其巢穴毀其廬帳斬其
老弱百餘級而還頃之火篩復侵劇甚邊堡失事鎮城
晝閉又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壽
至先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三勝虜
知有備遂渡河北道地方危而復振壽乃開邊耕耘架
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是年秋火篩復寇大同

威寧勢猖獗京師戒嚴 上亟召馬文升入便殿議戰
守之策仍命保國公朱暉等整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
斥堠脩戰具虜尋引去乙丑冬虜數萬直抵固原關中
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亟
率帳下五千餘人至瓦亭驛適虜圍花馬池營見我軍
容甚盛移侵隆德尋引去已而諸大臣議復河套明年
正德改元丙寅春遂以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復河
套也丁卯罷一清先是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
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經畧三疏一議守
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
且言河套卽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

乞脩濬墻塹以固邊方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報可一
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工會劉瑾憾之而罷一清乞休
僅築四十餘里自是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
脩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
套虜日進嘉靖戊子起楊一清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
督陝西邊務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
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
黃河野草瀰望無際無高山巨壑爲之阻限成化初年
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入城所謂膏肓之疾腹
心之害也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脩復之巡撫延
綏都御史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

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旣日頽溝又日淺弘治十
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擁衆失利上厯宵
旰之憂臣于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
墻塹約四十里不意權奸劉瑾竊柄矯詔中止識者
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于未脩邊墻拆入正德
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衆正德十四年又復
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舉
直犯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龍州殺掠之慘比前倍之關
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終前功所
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耕收之利官民省征
伐之苦矣未幾一清召入內閣自是北虜吉囊俺答

無歲不擾榆林寧夏宣府諸境嘉靖丙午虜深入陝西
殺掠人畜總督侍郎魯銑揚州府人奏議復河套丁未冬河
西總兵咸寧侯仇鸞為奸銑發之 詔逮鸞鸞誣銑行

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搖遂亦逮銑詔獄
時 內閣夏言是銑議又 內閣嚴嵩素忌言因落言

少師以尚書致仕遂織坐銑交結近侍律戊申春三月
殺銑遂逮言繫錦衣獄論死是年十月殺言虜益安套

無復敢議矣丙寅冬套虜大舉犯延綏官軍出擊敗績
殺傷總兵千把總等官陷折人馬甚多事聞 上詰責

總督鎮巡官俄而總制三邊都御史陳其學奏稱達賊
已被官軍奮擊驅逐出境時齊本人張四為兵科都給

事中歐陽一敬詰之答云行至中途聞套虜又復入不
知搶何地方一敬因奏學專持文墨之議原非揮霍之

才官軍淪沒束手無措出境之報纔聞而入境之報隨
至方捆載以去不旋踵而來或出或入如履無人之境

地方殘害之慘不知所紀極 詔奪其學爵回籍以刑
部侍郎霍冀代學時兵食稍乏一敬又奏請發太倉邊

餉及太僕寺馬價各若干兩解克該鎮緊急之需又命
戶部發銀一萬五千兩運至山西支給或請調山西大

同應調兵或請調集各鎮精銳及放回各衛兵馬以備
策應顧虜亦尋引去夫策河套者至是無遺慮亦無他

良議矣

載考舍三受降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未幾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卽城榆林則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橋三面城守地延兵分勞費遂不支矣有謂河套千里虜處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壘寨之設若以銳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之邊軍以振其後必將封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餘吾烽真水而斥草心肥饒可以足軍業耕足以厚民轉輸省民力寬卒伍亦少蘇矣是或一議也

雙槐歲抄云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虜亂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智之將一鼓擒焉偏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于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成化間倪文毅公上疏云據指掌之圖肆曾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

聲威大損其有懷愾敵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清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

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子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卒于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三十一

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啟釁而示怯遠居中制外
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
兵機上壞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
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
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眾
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
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
而紓民力廣東陳建亦云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
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以固守河
南而使虜得以據為巢穴以貽關陝無窮之害將帥有

愧前代矣

獨石

開平大寧地形牽貫乘則開平孤當事者不追復大寧而圖保獨石於是開平遂廢不守北境

罷一巨鎮云

宣德五年庚戌始城獨石初 洪武庚戌李文忠破元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厓四
驛按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按獨
石聲息相聞犬牙為制禦北虜之長城也庚午春傅友
德破虜于迤都山擒其將乃兒不花還駐開平戊寅遣
總兵楊文棟北平行都司及燕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往
鎮開平以防虜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失援難守至
是始命陽武侯薛祿築獨石隆慶城而設開平衛于此

棄地蓋三百里故宣德以後之開平非國初之開平矣
甲寅春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
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虜叛服不常古人
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克足士卒精練哨
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
循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時農事妨廢
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遂令邊將嚴謹備之未幾
獨石馬營等城防怠也先入寇土木是虞給事中葉盛
上言向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何以陷土木景泰初
議者復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大懷來難守京
師不免動搖乃止三年壬申夏命都督同知孫安鎮獨

石以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盛條陳利害八條
上之 朝廷次第擬行盛又與安領兵渡龍門關且戰
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又積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揀
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凡軍中買馬除器
諸費皆是焉取給盛居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洽歲亦
頻登城中有常忠武開平王祠盛所建也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輿地考 邊關下

大寧

又云古會州地也三衛入貢道喜峯口撫賞諸費又累軍丁後取諸馬場子粒

洪武丁卯春元訥哈出寇遼東馮勝領兵由新開喜峯口

破之還城大寧即古遼西郡地契丹號為中興大定府

者是也今城在喜峯口外大同在其西遼陽在其東京

師在其南北背松漠而扼北虜馮勝請置都司衛所擇

人統兵守之兼領朵顏三衛城中民夷錯居以故兵多

驍健可用國初以封寧王顧胡人獷悍而戍卒有中州

人不耐苦寒日夜思歸靖難兵起遂乘之以南因兼三

衛夷人而用之永樂初當事者因謂大寧曠遠難守遂以與朵顏諸虜而遷行都司于保定云 河南許論云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一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人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都督于喜峯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有如牛頭山之猖獗者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爲寇也弘

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草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畧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軋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大學士丘濬以爲狼子野心獷不可制欲于畿內增建四府以屯重兵是亦一策也 嘉靖戊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查邊兵上疏云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鬪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因三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于 累朝亦儘爲不侵不叛之臣每用北虜之馬以獻而時時爲中國陰訶北虜 累朝

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于攻城堡殺叅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激而導北虜殘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變生以馴致此極也由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中國之耳目而資其嚮導以窺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奪北虜之嚮導而更爲中國陰誦北虜蠢茲小醜宜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于貢馬常賜之外歲發三萬兩與薊鎮爲撫夷費此 聖明并包夷夏神謨英畧同 成祖者 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中國歲賚之利雖或被脅而嚮導北

虜以攻爲蝥賊亦每效順而逆哨中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殘其部落所謂赤子蜴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纖悉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衛每夜不收到三衛酋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威以奪其志捐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賊嚮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畧何如耳御得其道徂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月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去年之流河口三月

則又寇嘗竊怪之以為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八九日而至墻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為之偵候嚮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悉也夫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為隣不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河流寬佃之失可鑑也合令督撫諸臣羣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算毋使目前庶邊境有金城之安而免于無時不備之困也

東勝

東勝衛在豐州之境洪武間置東勝左右衛命將統兵鎮之與大同降城等處相望 洪武辛巳冬議者謂孤遠難守遂改左衛立于永平右衛立于遵化縣而東勝以墟

內三關

在北直隸

內三關燕趙之境山後諸州地也左薊鎮右宣府枕奠皇都是謂直隸三關曰居庸關隸薊州提督曰紫荆關曰倒馬關隸保定提督 欽差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一員駐保定 欽差巡按居庸等三關御史一員駐京師都指揮一員守備一員駐居庸又紫荆守備一員倒

馬守備一員白洋口守備一員浮圖峪守備一員居庸
關馬步官軍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
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稔米三
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東路撞道口等口一十三
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
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白洋口堡一馬步官軍五
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西路栢峪
等口三十七共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長峪城馬
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紫荆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
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
匹馱鎗馬八十匹外一會自東而西河沿等口五十二共

馬步官軍一千三十七名內一會自西而東白石等口
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三名浮圖峪口馬步官
軍四十三名馬八十匹倒馬關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
十三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四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十
一名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名 鄭端簡公云山西
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
帶神巔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海治朝河川
古北口去居庸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庸東去舊
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

兵趨南口者紫金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
連真定保定大名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
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
淮

外三關 卽山西三關

外三關者一曰鴈門一曰寧武一曰偏頭繞山西太原之
境而拱大同欽差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都御史一員
駐太原府防秋移代州兵備副使一員駐代州鎮守山
西兼提督三關副總兵一員駐寧武又代州叅將一員
偏頭叅將一員北樓口遊擊一員老營堡遊擊將軍一
員鴈門守備一員寧武守備一員偏頭守備一員廣武

守備一員平刑守備一員利民守備一員老營守備一
員神池守備一員馬步官軍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
名子粒米六千二百二十七石徵解邊銀三十八萬餘
兩新增歲用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料一十六萬七
千九百四十石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草五十八
萬九十餘束 鄭端簡公云鴈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

虜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
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
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
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
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

邏夫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逋者奸闌廢鑿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契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而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險哉 河南許論謂三關俱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七千人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革除可矣

洮州三鎮

三鎮卽納鄰七站之地西番寇門也洪武己未春始城洮州壬戌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已而沐英請設建城堡 命官守禦從之遂分其地爲三鎮云 曰洮州鎮

是設洮州衛高樓等關凡五楊昇等寨凡二濟洮等堡凡二十四監收通判一員叅將一員東西南北四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防守官一十八員以駐各寨堡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石零草五萬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零布八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三
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斤永樂九年又置洮州茶馬
司火把藏思曩曰諸族歲納馬三千零五十匹 曰岷
州鎮是設岷州衛領紅堆等四十一寨堡所二曰階州
領水磴峪等十一堡曰文縣領陰平等十二寨曰西固
領沙川橋等十三寨共寨六十九堡八備邊副使一員
駐岷州守備三員一岷州一階州一西固總巡千戶五
員二階州三文縣東西南三路各總巡指揮一員把總
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操首領官全防守領官十
七員以駐各寨堡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名
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
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

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零布三萬七千七百
五十一疋棉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草二萬三千一百
九十束 曰河州鎮是設河州衛洪武初置河州衛尋
改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
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所一
曰歸德又積石等關凡二十四大通河等堡凡三馬步
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
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千
六百八十石零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屯糧
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
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

兩五錢夫 國家邊計西北重矣更涉西南是謂番族
界于西川雲南之境即非北虜之為害抑彼風氣殊而
人異類則亦無忘備焉爰設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隸四轄小河守禦所一龍州宣撫司一及八郎安撫司

麻兒匝安撫司芒兒者安撫司阿角寒安撫司又長官

司曰牟力結曰蠟地曰白馬洞曰山洞曰阿昔洞曰北

定曰麥匝曰者多曰班班曰祈會曰勒都曰包藏曰阿

者曰襄兒曰阿用曰潘幹寨曰占藏先結凡十七提督

指揮十五員領堡曰東勝曰熊旗曰紅花曰谷粟曰高

屯曰羊裕曰塘舍曰譚廂曰獐獍九九一領關曰蒲江

曰北定曰歸化堡曰艾蒿曰鎮革曰小屯凡六一領關

曰新塘口安化曰西寧凡三一領堡曰平定曰靖夷曰

鎮番曰鎮平曰金瓶曰平夷凡六一領關曰望山曰雪

欄曰風洞堡曰松林曰三舍曰鎮遠曰小關曰松丫曰

三路曰師家曰四望凡十一 以上俱轄 副總兵 一領堡曰峯厓

曰葉堂曰馬營曰水進曰鎮夷曰鉄龍凡六一領關曰

曲山曰小堤曰睢水堡曰樞鼓曰后庄曰香溪曰疊溪

曰面溪曰三江曰靈就曰規槽曰馬尾曰白水曰龍蟬

凡十五一領關曰大方堡曰徐平曰觀子曰平通曰大

印曰茅堆曰山茅曰徐塘凡八十一領關曰石板曰上雄

堡曰填底曰石泉曰白印曰青岡曰石泉城凡八十一

領堡曰平峯曰莫酒堙曰赤土凡三 以上俱轄 右參將 一領堡

日永鎮曰大坪曰普安曰新橋曰漢關曰疊溪城曰馬
路小關曰新堡凡九一領關曰撒底曰鎮夷曰保子堡
曰灌縣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埧州曰文屏凡九一
領關曰七星堡曰石鼓曰鴈門曰青坡墩曰黎園曰遷
喬曰白水曰鹽魁曰噉遠曰四顧曰羊毛曰五里凡十
五一領堡曰土地曰鎮夷曰關子曰神溪曰呈門曰桃
坪凡六一領關曰實大堡曰穆肅曰長寧曰松溪曰韓
胡曰長安曰椒園曰鎮戎凡八以上俱轄右參將茂州衛隸四川都
司轄疊溪守禦所一威州守禦所一及長寧安撫司靜
州長官司隴木頭長官司岳溪蓬長官司疊溪長官司
鬱郎長官司計兵食則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

一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零主客官軍各一萬一千
六百八十四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餘原
額鹽額銀七萬八千四兩九錢餘茂州衛并疊溪威州
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各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名守禦
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
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安綿霸底石泉四路各官軍
六千四百五十二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
八石又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七關五十四堡雖
設里六十有七乃禦西之保障也又內之麻陽則鎮溪
叛苗二十洞算子坪叛苗二十七洞 國初歸順爰設

鎮溪草子坪諸寨隸湖廣銅仁平頭諸司隸貴州各有
欽降印信及納糧地土兼以土漢衙門參錯相制顧竹
箐叢生徑路迂迴黨與盤據出沒爲患宣德七年總兵
蕭綬勦平之六十餘年無患正德七年都御史周南再
勦平之二十餘年無患後因永保酉竹諸司各利土地
遂爾連兵構禍嘉靖十五年龍求兒之亂該壤之民毒
矣尋以都御史萬鏗平之 廖道南曰我 皇祖肇平
南土卽設永順保靖于湖設酉陽于川而施夔貴竹各
有安撫宣撫及長官諸司兼收並蓄納汗包荒治之以
不治而已比年以來守臣以經畧爲空談土官以構爭
爲上策債帥擁虛位而殖利戍卒鮮長技而寡謀以致

苗酋煽虐積寇窮兇官不久任職無兼制兵不死守人
無固志故也臣以爲割地不若建官據其要害擇一全
才如漢之虞詡唐之李德裕久其任而不遷責其成而
永守若鄖襄之兼蜀汀贛之兼閩以制永保酉竹諸司
以控蠻獠猺獞諸夷兵法曰我制人而不制于人是一
道也又內之虔鎮有大帽九連三泖諸險賊倚爲巢
雖夾四省而時有呼吸之變自昔王守仁亦著績焉有
欽差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都御史一員以隄防之
江西湖廣廣東福建各設兵備副使以協制之稍踈其
守未必無可憂矣君子曰外寧必有內憂故不忘戰安
內亦以攘外故不忘守苟徒虞大敵之在望而不警奸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細之爲蠹詐云太平之福也與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東夷

高麗

高麗卽古朝鮮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遼太祖神冊問高麗遣使進寶劍聖宗統和中以東京畱守蕭恒德伐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國鴨淶江東地數百里賜之十三年遣使冊治爲王十四年治表乞婚以蕭恒德女下嫁十五年治薨詔其姪誦權知國事十六年遣使冊誦爲王二十八年誦爲西京

留守康肇所弒擅立誦從允詢聖宗自將伐高麗詢奉
表乞罷師不許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于銅州敗之
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等銅霍貴寧等州
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以政事舍人馬保祐爲開京留
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保佑等赴京守將卓思
正殺我使者保佑等復還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遇敵于
京西敗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開泰二
年詢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詢奉表稱病
詔復取六州之地爲都統樞密四年以世良虛烈總兵
伐高麗不克師還七年復伐高麗我軍不利八年遣郎
君昌不呂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詢遣使乞貢方

物九年資忠還以詢降表進釋詢罪太平元年詢薨遣
使來報嗣位卽遣使冊王欽爲王十五年欽薨遣使來
告冊其子徽爲王道宗四年王徽請賜鴨綠江地不許
徽薨以徽子三韓國公勳權知國事勳尋薨大安元年
冊勳子運爲國王十年運薨子昱遣使告哀王昱病命
其子顯權知國事昱薨六年封顯爲三韓國公乾統五
年三韓國公顯薨子候遣使來告卽封侯爲三韓國公
贈其父顯爲國王因遣使來謝

金始居黑水靺鞨本服屬于高麗後不相通穆宗時高麗
有善醫者醫宗戚疾愈穆宗送之歸國醫者歸語高麗
人以女直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豐高麗王乃通

使于女直太祖既克遼黃龍府將攻保州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四年國王楷遺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六年楷薨子峴立十年王峴弟翼陽公皓廢峴自立十一年王皓以讓國奏告乃却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峴吏部侍郎靖爲宣問使靖至高麗竟不得見峴乃以詔授皓轉取峴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皓尋遣使請討十二年三月賜封冊章宗承安三年皓自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暉是歲皓薨暉立王暉薨子諤立至寧元年八月王諤薨子瞰嗣

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竄入其國據之十三年討滅六哥請輸貢賦於元太宗三年得其國降人洪福源因招其主王瞰瞰請和遂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叛入海島尋上表陳情朝貢不絕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凡四命將征之世祖中統元年瞰卒立子僊爲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僊後改名植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後國人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沿植尋復位植卒子朮立朮尚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朮卒子源立尚寶塔實憐公主源卒子燾立即公主所生也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於此畫爲界初置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二司一勸課使五獄中征東行省罷至治中復立令高麗國王爲左丞

相 至元十八年王賸言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耗併爲二十路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并揚州海口凡三十所其所設道府有 潘陽等路高麗軍民總管府 耽羅軍民總管府 征東招討司 慶尚州道 全羅州道 各道勸農使 東界交州道 忠清州道 西海道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玩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凡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硃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鷄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玩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皇明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顓上表賀 卽位遣符寶

郎僕斯 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

賜王母妃相國諸部臣文幣五年王顓遣其禮部尚

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

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逋逃

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賜璽書言暹羅隸爾

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

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

諭意顓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

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 賜王藥餌又 諭中書

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客客里往 諭朕意今
 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
 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
 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
 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
 布十足足矣丞相其以朕意 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
 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 諭之十六年遣使
 張伯崔泊來貢以違 命却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
 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禡為王禡貢布
 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禡為高麗國王 賜其故王顯

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
 劫囚禡而立其子昌為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
 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
 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 詔位尚書下
 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
 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
 以國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
 他人子禡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
 阻乃已禡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
 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
 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禡黨玄禹實等謀

復禡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
俊鄭道傳南閻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
瑤於私第擇子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
主國事 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
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
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且徙
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 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誥
上覽表恠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
却方物索集且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 令
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年府部請
發兵討朝鮮不許且老請子芳遠嗣且卒 謚康獻永樂

元年 賜金印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列女傳春秋會通
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十七年芳遠老請子禔嗣芳
遠卒謚恭定宣德初 賜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
綱目五年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賜王磁噐諭禔王
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 聖
旦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 朝廷
有大政頒 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 賜
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禔卒命
子珣嗣珣卒 賜謚恭順命子弘晞襲叔瑒以讓位請
七年封瑒瑒卒晞嗣晞卒娶立正德元年娶卒謚康靖
子愷立踰年而世子顓卒愷病風遜其弟普城君擇正

德二年封懌以國王體統行事十五年封子崐為世子
嘉靖二十四年崐立未踰年卒二十四年崐弟崐立三
十六年封長子顛清為世子崐疏乞改 大明會典中

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蓋成桂非仁人子乃仁人黨也

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其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

本穢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下

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

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

統郡府州縣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

巨最為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

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士卒精強東西南瀕海北

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道郡

府州縣詳後

京畿道統楊根豐德水城三府漢城開城長湍三郡楊

州廣州潤州果州驪州谷州坡州七州交河三登土

山三縣

江源道統忤城通川松岳高城平海寧越旌善七郡襄

陽江陵三陟淮陽鐵原五府原州江州槐州溟州四

州平康安昌烈山麒麟酒泉丹城蹄麟蔚珍瑞和歙

谷十縣

黃海道統遂安延安平鄆三郡平山瑞興承天三府黃

州海州白州仁州愛州五州安岳三和龍岡愛州咸

從江西已上五縣俱屬黃州牛峯文化長淵八縣

全羅道統靈巖古阜珍島三郡全州南原二府羅州濟

州光州昂州四州萬項茂長鎮安扶安全渠康津興

德黃成樂安昌平濟南會寧大江臨波古阜南陽富

順扶寧麻仁緒城海南神云移安二十三縣

慶尚道統蔚山咸陽熊川陝川永川梁山清道七郡金

海善山寧海密陽安東昌原六府泗州慶州尚州晉

州蔚州五州清河東萊義城義興聞慶巨濟昌寧三

嘉安陰昌原山陰高靈守城一十二縣

忠清道統清風溫陽天安林川四郡忠州矜州興州清州

靖州禮州公州幸州洪州九州永春扶餘保寧報恩

石城連山燕岐七縣

咸境道統端川蜀莫寧遠三郡咸興鏡城永興惠州安

邊五府延州德州開州利城蘇州合州會寧燕州隋

州九縣

平安道統嘉山那山价川熙川云興宣州江界慈山龍

川九郡平壤成川見仁寧邊定遠江東合蘭昌城廣

利九府安州靈州定州青州鐵州平州撫州常州義

州宿州綱州渭州朔州銀州賈州昇州一十六州德

川孟山陽德中和秦川江東六縣

按本國金山地方去日本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

日本為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歲侵借朝鮮

谷萬斛朝鮮令人往索日本乃以金山地為言朝鮮使
者曰我鴨綠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絕久為大唐

所有大唐精本朝汝能助我復此地則金山亦可歸也日本

人以為然朝鮮王聃及其臣方娛情詩酒了不介意

萬曆辛卯日本關白平秀吉果遣將行長清正領兵至

朝鮮未及至京而王聃遁走一國為墟遂遣人上表請

援上命重臣提兵往救踰年相持不退兵部尚書石

星輕聽徒流沈惟敬言加遊擊銜往諭日本罷兵惟敬

陰許議和且許復寧波貢道事泄擒惟敬下獄與星偕

擬重典愈益調兵增餉費至百萬彼此互有勝負敵眾

盤據金山蓋屋治田為久畱計戊戌七月平秀吉病卒

彼國多事敵兵盡數撤歸我兵量畱付經畧使者統領

鎮守噫朝鮮殘破固其自取而疲中國以捍外藩豈誠

勢有不容已耶

耽羅

耽羅高羅與國也世祖既臣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

要亦甚注意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耽羅

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後改為軍民都達魯花

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

匹初隸元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為言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即古倭奴國其地在中國之正東偏北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西南皆至海東北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不慮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日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焉國曰已百支國曰尹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爲奴國皆倭王境界所

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風俗物產詳見貴與考中 宋雍熙後朝貢不絕 遼時亦來貢 元世祖之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可通擇可使者屢持書招諭不至大德間黑忽殷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至五龍山下全師盡殲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征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遂罷往日本人竟不至忻都軍旣還其國遣南人持

金來易錢亦聽之成宗卽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

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

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

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

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

國也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

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

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

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

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尚

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

良懷欲畱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

澉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

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

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

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

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

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

誠詔責之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

番寺 十三年遣使 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寺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 十六年寇金鄉平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塚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 二十六年寇金鄉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八月又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 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 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 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

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勅封爲日本國王貢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杳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埭入櫻桃匯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

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旣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高皇旣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雍侯趙庸招番戶島人漁下賈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禍未已也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劍毋過

三十否不受 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蒲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

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來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 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 弘治八年壽蔓來貢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 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 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膜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

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
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
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
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
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
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
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
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
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

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
奸豪外交內調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
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
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
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之食出沒海上爲
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
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是時及官府出兵輒齎
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
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償我何以復倭
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

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卽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焚劫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

上章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煨煉必欲殺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 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賊踵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寇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寧紹杭嘉蘇

松楊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墘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鄞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污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

忬薦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盜熾縱橫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

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
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
稅糧截畱漕粟扣除帑帑請給醴課迫脇富民釋脫凶
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
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
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感受其害
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
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
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
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
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 晚引疾去代

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
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
卽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
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
識者寬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
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徃徃喜賊至而貪殘
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
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叅將十
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
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總督胡宗憲

用計款賊幸而渠魁授首兇焰頓衰 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斂息至 萬曆丙申寇朝鮮 本朝特設經畧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至戊戌歲倭衆引還詳見朝鮮下 本國所部各道州郡開後

畿內 領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 共五十三郡

畿外設七道 東海道 領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摩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州 共一百十六郡

西海道 領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太

南海道 領伊紀炎路阿波贊 共四郡 共九十三郡

北陸道 領若佐越前越中越後加賀 共三十郡

東山道 領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 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 領攝津美

山陰道 領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 共六十九郡

海曲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各統 驛 九四百一十四 貢道寧波定海關收船設

市舶提舉司官二

貢期十年一次永樂二年欽定

貢例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以寇論

按倭國在海東南其地分五畿七道最爲雄長居邪馬臺王自桓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名更號爲日本其人嗜酒信巫輕生好殺性貪譎以劫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鬪慣舞雙刀輕儇跳躍能以寡勝衆至劫營設伏華人輒墮其術其俗飲食常用

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髷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人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富貴家用茶未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其城也附在山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管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

強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卽丞相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膝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爲國王天王子娶於其族國王子娶諸大臣家刑無筭杖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爲之長于步戰怯于水陣精于刀法鳥銃而疎鎗弓大舟每駕櫓三十六枝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船者其民有犯罪者不論輕重犯賊者不論多寡卽時殺之平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閣王以關白與養子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閣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

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
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
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于平秀吉秀
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卧樹下適舊關自信長出
獵欲殺之復以吉舌辯畱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
計奪二十餘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叅謀阿奇
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今信長
第三子尚在吉部下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
東號曰相板關西號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
悉至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善機
詐者雖年七十亦用之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

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釜山至對馬島卽今平
秀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爲荒蕪萬曆二十一年
七月秀吉始開闢構城郭宮殿疆里其土人煙輳集風
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津衛七八日可至
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
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温州
寧波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
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
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
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

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明島分舶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猶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浦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

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犯瓜儀常鎮等若在 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
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皆因商
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
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
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
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豐後強
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
無常莫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國初懲倭之詐
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
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
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

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
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
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
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
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
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
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
戶鎮撫總以關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
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
用遂別募以克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
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

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耒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畱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遁走遣官告急于 朝遂命經畧使往援王京壁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于戊戌七月病故賊衆撤回然中國調兵轉

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是年九月二十七日浙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畧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微功塞責該兵部覆議寢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闕白具表至日轉奏臣等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皆畏威懷德願爲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素稱狡詐考之太祖時屢却其貢慮至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慘豈非封貢之爲厲階耶昨歲倭陷朝鮮 皇上睠然東顧命將出師特遣應昌經畧其事蓋欲其聲罪致討非令其議封貢已也卽今曠日持久不聞有斬馘

之功而始終倡爲貢議僥倖目前以圖了事 皇上不
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不謂當事者
忽易而爲請封之說夫倭奴鴛鴦其不以空名受我約
束一恒人能辨之如已加封稱爲屬國無論他日外藩
諸國假朝鮮之例爲請何辭以拒卽旦夕故爲恭謹奉
表請封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絕之而 中國
之釁滋啓矣故絕其封乃所以絕其貢縱使戎心未厭
禍可言也 國家北有達虜邊患時時有之然所恃無
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
之可聽而在戎之神氣日益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
之人以誤國之罪罪之今應昌襲款虜故智徒欲以封

貢徼功還 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之赧顏而誤
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
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識所封
者何人將求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關白而封之
也關白者弑其主篡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
必加者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
于威而未敢動耳我 中國之禮儀典章統禦百蠻而
顧令此篡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非所以尊 中國
而風外夷也臣以事係安危不容默默爲此披瀝上請
伏乞 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論將許封一節從長計
議俯從停寢仍 勅令朝鮮自爲固守我兵撤還境上

以俟進止其宋應昌等候還 朝之日另議功罪庶足
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十月
南京陝西道御史蕭如松奏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
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
行長仍羈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警
妥平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約一時
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再
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或以許貢促其
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為請乎
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兇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

驗獨賴 廟謨宏遠嚴絕貢鬻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
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
中原者情形已畢露矣况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
而在我亦未能制其死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
之戰猶足相當乃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
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真歸命 天朝
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
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
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以
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即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

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已哉彼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非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我糧餉之盈縮誘奸豪潛爲嚮導內通邪黨險僞

之徒他日必有蹈往轍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爲東顧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如其乘虛而復爲朝鮮之犯瘡痍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爲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障以固我畿輔者不可踈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爲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宜慎則戒玩寇以儆踈虞者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皇上畱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試申飭之未有不爲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乞貢爲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而不脩武備之故也二十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爲我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畧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

盤踞搶擄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謙徃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畧征旆已還凱歌無聞倘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倘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久矣調發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乏匱不爲無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徃繼則聽其敗衄而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卽奏聞而不責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朝廷無中

制掣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懼欺罔之辜在 朝廷宜諒
書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
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踈且
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
賞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復姑息因循不亟處分抑
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勒令回籍仍將傷過
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決有日仍行
論罪則此經畧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顧養謙
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畧調兵轉餉其於
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
之又爲甚熟懲債轅而易輟信可以有茲鉅任矣第徇

封貢之故套者可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
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
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勅諭當此春汛方
伊之始力爲攻戰備禦之圖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
邪說倭或來也務嚴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卽
或倭入也務盡殲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
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畧曰封總督亦
曰封經畧曰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畧旣悞之于初總督
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披堅執銳者皆
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
膏脂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忽守禦

之防豪傑隳嚮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誠難逆覩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三月兵部尚書石星奏擬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賢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封貢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忠于 陛下耳顧貢雖不許猶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卽剖臣心不能自白臣伏思之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勒之進退而後封則朝鮮因以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不欲成此以釋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參差故有疑倭海外蓄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勢者有疑表文之眞

僞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有疑催促可異和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惟臣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斷貢而嚴絕則窺竊無由禁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術端不外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倘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卽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爲所制而表文之眞僞使人之口情卽此可斷亦何損于 天朝

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故臣以爲是舉也固朝鮮且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且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參亦頗懷疑及查經畧宋應昌原報到倭酋行長移書大畧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爲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國之誅先該經畧侍郎宋應昌審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隨

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酋合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并將劉綎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騷擾論令朝鮮恪遵勅旨于大兵處所列兵阨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改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剿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等項上緊脩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視封事之成否爲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後

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最將領悉以此爲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等鎮俱各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爲虛事以完目前以防爲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無患可保萬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之死靡移者此耳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必不敢誤國恭候命下遵照施行奉 旨國家大事言者自言斷者自斷要在從長計處原不相妨卿受朕委托但軍國重務旣實見得是一一主張 朕自當虛心聽從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今後但有爭論奏疏宜兩存勿辯以

觀日後效驗何如不必一一題覆海防設備無論倭情順逆自宜着實脩舉還說與顧養謙撤兵大計斷之宜早仍令朝鮮急自脩備 朝廷之待屬國恩威止此從來未有自費兵餉而代外國戍守者本內請遣官查勘科道已有 旨了其餘備禦等項俱依擬行 五月福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千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三日據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

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自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大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

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囑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間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以販魚醉卧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城位出入畋獵遇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

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計
 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文界有叅
 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捲殺叅謀
 吉瀨白之位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 一征高麗
 吉濠洲本月十日野火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
 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
 冤一豐獲州酋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
 膽逃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內浦
 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
 三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
 慣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東

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此為
 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礮硝鳥銃為害硫黃日本產出礮
 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鳥鉛乃 大明所出有廣東香
 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播鎗弓箭
 腰刀鳥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
 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
 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闊二十餘丈內蓋大厦樓閣
 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
 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即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
 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獲屋回聞

家中女婢通奸將男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賊私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攻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 天政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爲大閣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弟風殮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庶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 大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遠看得平秀吉此酋起并廝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

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侃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女子克塞卧内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

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舉大眾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崇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比俺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爲質而彼卑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而先帝有

不殺之恩比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遇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興師聲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金山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要也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金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勅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

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胆豪傑
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爲
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剿頃者
倭酋倡亂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面降而心異中間
未必無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
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竒士密往圖之立談之頃神
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已
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申
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
疾趨設有踈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

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三萬人遣大
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于
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
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于備禦然用
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胆
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
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
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
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
其爲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剿或者謂其與師

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拙乏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真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而往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

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夷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命跟付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 六月十二日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今之憂西事者十九而憂倭患者十三憂東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東北之倭患者十三得無以賊虜難滅而倭夷易與耶又得無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賊虜揚帆大海瞬息萬里則東南固易達矣自遼陽以至天津濱海諸處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矣唯是登萊二府與遼陽相望據報倭船四百號可計十萬隻其或朝鮮府庫之財物不足以飽其欲彼必不肯安心于扁舟海島之間而肆其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擄掠鮮獲其勢必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一則起自東南瞭角嘴抵姚家灣綿延四百餘里其中通州狼山楊樹港裡河鎮榆東榆西等場掘港新閘港劉沙庄金沙場等處皆爲有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三一新場爲其迫近揚州出入至易也一北海所從以通閘港且其中多鹽艘聚泊未必無奸人隱伏爲賊鄉導也一廟灣其爲鎮巨而通大海

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西可以捍蔽揚州畱都重地不可安枕而卧乎夫淮揚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松沿海多港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山港口凡賊船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似宜特設叅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設水兵把總二員專住仰箔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往賊可窟穴者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

山介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衝要業已設副總兵以統陸兵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住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乍浦也水陸具舉內外互持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旣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于浙矣浙之海防地方惟台溫寧紹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海門寧波之海外大英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温州之飛雲橫陽館皆寇所出入之門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鱗次棊列計其兵刃足以可支無庸添設蓋海邊之人勇敢樂戰固其性然目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溫台爲尤多且省城羅木一營之兵無不

可以一當十緩急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唯是舟山一帶寬腹饒衍當全浙之衝不崇朝直底定海迺倭所必經之地使其據之便可爲蘇松閩浙之巢穴備禦單弱何以應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叅將等官專屯于此以控陳錢馬蹟之險南以爲松門海門二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陳兵互爲犄角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處且日本國正與寧紹相對鬱鬱失志人咸歸心乘情擊斃不勝矣又安能舍此而爲閩廣之害也哉凡此數者皆東海兵防而募兵積餉尤爲喫緊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若備戰具則火箭以焚海舟輕車以阻衝突狼筈以禦長刀綿甲以當鳥銃事制曲

防昔固有之者而皆爲已試之規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此預道勝也否則嘉靖癸丑之禍可鑒矣
十二月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
卿張文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爲請臣見其策甚
竒而難行不得不爲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
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
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卽昏黑舟遇沙灘率皆覆
沒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孛木兒
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
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成祖時已卯浙
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

萬計夫大衢切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
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
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
東歸杜其內犯此正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
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
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
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
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
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
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住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
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

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乎此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讟矣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為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驟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冒海波之險

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為胡元棄師之續即蹈大衢覆卒之轍矣文熙為此奏其未深長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竒以躡其後何為先聲今西賊殄滅神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

諭倭將彼必警服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脩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敬畏况假以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何為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員蔣州為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

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之婁卒西海山陽數國皆
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州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購之
得一二謀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
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懼急
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苦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
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
二百年今宜勅經畧整頓舟師於鴨綠江以善瞭者
望倭船未抵岸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
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臣聞倭善用
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
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

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卽有王江涇之捷今
宜勅經畧相遼形勢於金復蓋義墩堡中有埋伏處
伏奇佯誘之伏起夾擊寇雖衆必亂勝之也必矣此出
其不意之一策也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搗
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
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澄蠢爾
倭奴將草薶而禽獮之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
二十八年薊遼總督邢玠奏經畧事竣恭進禦倭圖說
敬塵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隣驅之海外
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
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僞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

外糧餉爲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遼東
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
倚島傍岸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
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
防其來路臨時水兵或迎擊或設伏或追逐或把守往
來風濤識其險夷方可橫行海上雖則爲運實則爲防
千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
口空濶可以泊船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
有龍窩令其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其路
始定在天津則自大沽海口出洋轉而西南由山東海
豐青菜以達登州自登以達旅順自旅順達朝鮮之義

州彌串等處交卸路與山東同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
尚二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
廣梁自廣梁抵華江華在王京之西接漢江之派一入
京之東南可達忠清慶尚彼特狡倭水陸並進以窺王
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溪曲
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
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
里不可不知諸酋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倒
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僞不可不審故各附其圖與說
庶一披覽之間知己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
克而水兵非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

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船唬船茶船四刻二刻等船且臣初征調時曾令都司季金統茶船二十隻由淮揚海口出洋不二十日直達旅順故臣題令水兵悉由外洋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或可收功旦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曲稟其所司必欲由內河一由內河則鐵頭大船率阻于閘內而又另覓商船以來兼之帶運糧餉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臨時與戰者不足萬眾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

遲速之由以爲後日禦倭者考驗鑿戒耳夫海防備則根本無虞海運通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之情形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收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臣私憂過計切謂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稱強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蓄忿含怨能保始終之不逞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地畧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之已行已試者按集成帙分爲門類恭進聖覽并付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說焉山東天津尚有留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鎮江城爲華

夷分界旅順口爲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已犯則首先被
兵況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
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入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
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派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
未及耳及則顧此失彼必無幸矣故臣謂仍宜于鎮江
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爲陸營再設
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遊擊一員仍
應再設陸兵遊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爲率其船隻則有
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者此中木料頗便一脩改之亦
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雷者一增置之亦
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制又寬奠願爲東路協

守所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
知虜久歷邊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量添水兵一
千步兵一千有倣聽統領應援而寬奠加一守備專責
戍守其旅順水兵南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
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爲聲勢倭來則專力以禦不來
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護我外藩卽今倭
亦疲于兵革未必卽來而遼左空虛每議募兵設防則
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屢言內備之當
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未然有
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
酌量爲添設仍通行薊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

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夢若
驟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腹裏雖設兵丁似不可
不梭羅營中分別委任使之講練前驅庶 神京門戶
堂奧無海寇之虜矣

亦或于兵革未出而憂之空虛每每募兵於外以
傾胡兵以劫掠陣地而此兵自出而後亦不復
而整其領於外而此兵自出而後亦不復
效守其效則不其有與之來會而與之出與之工則



